

and One Husband

Prime Ministers' Wives

英国首相的配偶

(英) 马克·黑钦斯(Mark Hitchens) 著

王 厦 苏新红 译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NESUP.COM



(英)马克·黑钦斯(Mark Hitchens) 著

王 厦 苏新红 译

英国首相的配偶

YINGGUO SHOUXIANG DE PEIOU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 春

PRIME MINISTERS' WIVES-AND ONE HUSBAND by MARK HICHENS

Copyright: ©2004 BY MARK HICHE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OWEN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首相的配偶/ (英) 马克·黑钦斯著; 王厦, 苏新红译.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602 - 5535 - 4

I. 英… II. ①马… ②王… ③苏… III. 首相-亲属-生平事迹-英国 IV. K83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7149 号

□策划编辑: 赵轶峰 梅亦霖

□责任编辑: 张含莹 □封面设计: 张 然

□责任校对: 孙维石 □责任印制: 王丽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5268 号 (邮政编码: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85695744 85688470

传真: 0431—85695734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 935 号 (130033)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2 mm×238 mm 印张: 14.25 字数: 242 千

定价: 16.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英国，由于历届首相夫人的倾心付出而一直平稳运行。几乎所有的首相夫人都具备这样的品质：忠诚，谨慎，顾全大局。除一小部分外，他们都有合适的婚姻，没有一对离婚者，尽管其中多萝西·麦克米兰与她的丈夫分居，大卫·劳埃德·乔治因为和他的妻子分开而付出巨大代价，但只有一起有法律效力的分居案，那就是卡罗琳和威廉·兰姆（后来的梅尔本勋爵）。对于罗伯特和凯瑟琳·华尔波尔来说，与在威灵顿的公爵和公爵夫人一样，她们婚后的生活基本上是处于分居状态的。再有就是亨利和玛格丽特·阿斯奎斯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除此以外，伴随着官场上的起伏跌宕，夫人们的婚姻情感真挚而持久。

可以推测的是，在这 40 多位首相夫人中，只有少许人可能会渴望权力，为达到与其身份相称的权力而不择手段，但这并非常例，像玛丽·安东瓦内特或者瑟琳娜·亚历山大一样在丈夫身边蛊惑视听、吹耳边风的人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一些首相夫人也曾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力。艾米莉·帕默斯顿是她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这个殊荣应归于露西·鲍德温。但她们的权力大多是亲善的举动，或是代表她们的丈夫，或是出于慈善的原因，并不是为一己之利。多数首相夫人没有政治野心，她们满足于幕后工作，安排家事，照顾家人，为她们的丈夫提供一个平和、愉快的家庭氛围，使她们的丈夫在家里可以充分放松，做任何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她最重要的品德可能就在于她一定要是一个优秀的聆听者，因为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最大的需求就是要有一个他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倾听他的想法并与他共享秘密。首相夫人不需要有老练的政治手腕，但至少她们应当专注，并时刻准备提出切实的建议。尤其重要的是，她们要做优秀的民意评判者。在这方面，许多夫人甚至比她们的丈夫做得更出色。

当认为自己丈夫的行为可能欠妥当时，为数不多的首相夫人会时刻准备坦诚地说出来。当然，在公共场合，她们一定会忠实地站在自己丈夫的背

后；私下里，一位政治家的夫人可给予自己丈夫的最好的帮助就是说一些最朴实的话语。这是克莱门坦·丘吉尔最擅长之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40年，当温斯顿的民众声望和威望均达到高峰的时候，她给他写了一封直言不讳的信，说实际上权力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数年后，丹尼斯·撒切尔也与前面这位夫人一样，时刻准备着与首相坦言相对。通常他会避免谈论政治，但是经过仔细斟酌之后他会抚慰妻子，并告诉她一些事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告诉她地狱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对于首相夫人来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与媒体的周旋，记者们会像搜索她们私生活的花边新闻一样热衷于千方百计地寻找出她们对一切问题的观点。任何交流都是冒险的，她们微不足道的话语经常会被扭曲并且发表成文，她们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正成为舆论的焦点。正因如此，大多数首相夫人发现最安全的途径就是压根儿不接受采访——即便是最友好的回应。但她们并不能轻易逃脱，记者们一贯致力于搜寻夫人任何稍不注意的言辞甚至口误，夫人不得不迁就各式各样的发言。在20世纪，避开公众视线和尽可能少说话几乎成为所有首相夫人的目标——玛格丽特·阿斯奎斯可能是最大的例外，在这方面，从总体上看，她们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当讽刺者决定拿她们当笑柄时，她们就无能为力了。像《侦探》在玛丽·威尔逊和丹尼斯·撒切尔身上做的就非常成功。夫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他们，并表现出很享受其幽默的样子。

首相夫人来自不同的背景，少数一些来自贵族家庭，像多萝西·麦克米兰、凯瑟琳·格莱斯顿、卡罗琳·兰姆。大部分的首相夫人来自商人或者职业家庭。引人注目的最后两位贵族出身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与罗斯伯里公爵，前者娶了一位法官的女儿，后者娶了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因此，很显然，各位夫人的个性、兴趣和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少数几位夫人曾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时刻准备着在幕后扮演她的角色，发动民众、抚慰民众以及搭设桥梁等。在这方面，艾米莉·帕尔姆斯顿是无可比拟的，而玛格丽特·阿斯奎斯也独树一帜，汉纳·罗斯伯里是处事低调的良好表率。其他的夫人基本上都喜欢居家，她们极少参与政治，却做大量的慈善工作（尤其是凯瑟琳·格莱斯顿，露西·鲍德温和诺玛·梅杰）。除去奥德丽·卡拉汉和切丽·布莱尔，其他的首相夫人均没有自己的职业。她们大多有居家思想，尽管只有玛丽·安·迪斯雷利认为她唯一的工作就是尽全力抚慰并照顾好她的丈夫。

最近几届首相夫人或者伴侣的角色已经开始有了改变。在搬到唐宁街居

住之前，奥德利·卡拉汉曾供职于当地的政府部门。丹尼斯·撒切尔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尽管他在玛格丽特成为首相之前就已经退休了，他依旧过他独立的生活。在唐宁街居住期间，切丽·布莱尔作为第一夫人一直在追求自己法律工作上的成功并致力于生一个孩子。

人们对首相夫人有着太多的期待。她们一直处于公众视线之内，而且她们的一些职责对她们来说很艰难，也不合她们的心意。好在她们享有津贴——包括在唐宁街 10 号的居住权。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哪处房子如此荣耀。唐宁街 10 号是行政中心，也是大多数人希望被邀请去的地方。但绝非所有首相夫人都当它是个单纯的福祉：作为一个家，它有一定的缺陷。它可能有很多藏了些许年的老家具，但作为首相的居住空间却显得普通甚至是拥挤。房子一直处于政府和警察的监护之内，同时因为还有过百的政府与内务人员，对于看重隐私并喜欢安静生活的人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个理想之地。

伦敦最著名的住址与相对来说并不出众的建筑之间似乎有些矛盾——它的外表并不可观，而且长时期以来它一直存在着巨大的构造上的错误。确切地说，它的起源也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有些阴暗。在 1660 年查理二世对其进行全修的时候，这个地方落入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他曾经是克伦威尔军队的一名士兵，他通过追捕自己以前的战友并将他们送上断头台而讨好了国王，作为回报，他得到了当时的王族街，就是被他摧毁掉并重建后又重新命名的唐宁街。那时的唐宁街并不是高尚的居址，它位于沼泽地的中心，是威斯敏斯特的低级庸俗地段之一，到处是妓院与酒色的陷阱。这一问题最终被国会很好地解决了，在 1732 年，国王乔治二世将它送给了他的第一财政大臣（在那时首相之名尚未使用，称呼首相是后来的事）罗伯特·华尔波尔，这位大臣接受了它，条件是它还将是其继任者的居所。华尔波尔自己在那里居住了 6 年半，可是他去世之后，唐宁街没有直接变成他的继任者们的伦敦之家。他们更喜欢居住在他们自己宫殿式的房子里。当美洲人民开展反抗英国统治的解放运动时，唐宁街为诺斯公爵所占用；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它又为年轻的皮特所有。皮特是位学者，尽管事实上他雇用了 27 位侍者（或者就因为这个），他的内室非常混乱。24 年后，当他在住的居住生活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继承者格伦维尔公爵用“不适合居住”来描述这个地方。到那个时候，劣质的建筑工程和因偷工减料而不牢靠的地基每况愈下，首次全方位的大整修已迫在眉睫。

在 19 世纪，相对于唐宁街 10 号来说，大多数首相更偏爱他们自己的房

子。他们认为唐宁街 10 号在那时作为办公地点和高级官员住所是阴暗而不舒适的。然而，在 1877 年，本杰明·迪斯雷利因为失去妻子且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决定搬进去住。他发现这个地方“肮脏且让人沮丧”，于是他与政府部门在翻修工作的必要性上展开了巨大的争论。^① 几年后，他最有力的竞争者 W. G. 格莱斯顿在他的第二届任期里也搬进了唐宁街 10 号，他认为它是“荒漠与嘈杂之地”，在与政府部门的交涉中，他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他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与罗斯伯里公爵拒绝搬进去。另一位无限期搬进去的首相是亨利·阿斯奎斯，他并不是一位有钱人。他的妻子玛戈特，后来记下了在她丈夫即将成为首相前，他们在唐宁街等车时她对这个地方印象：

空荡荡的街上除去少量警察走过的脚步声外没有一丝声响。我看着唐宁街 10 号肮脏的外表，心里想着我们怎么能住在里面。

后来她写道，那建筑是“肝脏的颜色并且肮脏不堪”，甚至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该怎样去那里。“只有 3 层小楼且不舒适，”她的继女维尔勒在发现这里面没有任何书柜和浴室时，想知道，“难道首相们都从来不读书也不洗澡的吗？”

20 世纪，首相们搬进唐宁街 10 号居住已经成为惯例，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女爵玛格丽特·劳埃德·乔治就不喜欢这个地方，在促使此地家庭化和舒适化上她并没有投入太多心力。一个同时代的人写道：“房子几乎要散架，就像郊外为野餐而准备的简陋小房子一样。”对于第一位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来说，唐宁街为他带来了困扰。他是一个不太富裕的丧偶者，当他发现一些家具就像亚麻布料、刀叉餐具、陶器瓦器等都必须自己带来时，他震惊了。他 24 岁的大女儿伊莎贝尔尽量为他和他的 5 个孩子把房间布置得舒服，但是她在后来写道：

对我们来说，唐宁街 10 号只是一个有许多卧室与起居室的住所，附有一个很大的可供我们在早上八点吃早餐时见面的宽敞的餐厅。

温斯顿和克莱门坦·丘吉尔均对唐宁街 10 号怀有很深的感情，并且赋

^① 有人认为，连浴室都没有必要安装。

予它很大的荣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炸弹巨大的破坏，首相们只得搬出去住在唐宁街 10 号附近保护得比较好的建筑里。继任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也喜欢唐宁街 10 号，并且发现它很舒服，但是他这种热情并没有被他的妻子维尔勒分享。维尔勒最后几乎被政府和议会成员对他们居所的监控逼得发狂。下届工党首相的妻子玛丽·威尔逊对此也有同感。她发现在唐宁街 10 号的生活很压抑，所以在其丈夫的第二届任期时她拒绝搬进去住。一些勉强搬进去居住的工党首相如詹姆斯·卡拉汉，则更喜欢居住在他们在伦敦南部大小适度的平房。但他的有才能且喜欢经商的妻子奥德丽坚持住在唐宁街，并且妥善地处理了那里的所有问题。当玛格丽特·撒切尔住进去的时候，唐宁街 10 号已经大规模地扩建了，包括差不多 60 间房屋，有 3 层楼和可容纳 140 人的办公室。她的女儿卡罗尔将自己顶楼的私人单元描述为“一节可扩展的火车车厢，有 4 间卧室，差不多大小的餐厅，特等专用卧室以及小厨房”。没有服务人员，首相自己必须亲自作室内安排，结果就是家里的正餐以及宴请宾客都变成了简单的家常便饭。当 1997 年布莱尔一家搬进去时，他们立刻就发现唐宁街 10 号对于他们这个年轻的家族来说实在太小了，所以他与唐宁街 11 号的财政大臣交换了房子。

今天，由于遭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唐宁街及其附近建筑已经处于严密的安全防护之下，但它仍然是世界各地游人瞩目的焦点，它依然是政府和东道主迎接高级外宾和川流不息人群的中心。三百年来，它已经有了特殊的历史并且经历了世事变迁：有时候它要面对暴徒破坏，而在另一些时候欢呼的人群会聚过来狂欢和致谢；它也曾遭受希特勒军队和 IRA 的狂轰滥炸。诸多历史性的决策在唐宁街 10 号大院内作出，也有许多戏剧性的场景在此上演。18 世纪早期又有哪个人会想到威斯敏斯特这片沼泽地里这所平淡无奇的房子会拥有这样的未来呢？

如果唐宁街 10 号偶尔也会给首相夫人们带来一些不算糟糕的乐趣，她们就不会考虑另一处高官住所首相乡间别墅的影响。一个历史悠久的乡村别墅坐落在白金汉切尔顿，首相乡间别墅是亚瑟·李（后来法汉姆的李庄园主）送给国家的礼物，这位政客还拥有集美貌与财富于一身的美国妻子露丝。这个居所包括伊丽莎白时代的公馆（有维多利亚时代兴建的哥特式建筑），以及近 200 英亩的田园及花园。

在 1909 年，亚瑟·李获得了对此地的终身使用权。于是他立刻开始大规模整修并将它还原成伊丽莎白时代华丽、壮观的样子。他们为此一掷千金，同时还不失时机地购买了大量与此地历史相关的图画和艺术作品（包括

一幅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死亡面具)。他们很自然地为他们在首相乡间别墅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并且设想了它的未来。他们没有孩子,因此想将它遗赠给国家,但直到1917年他们得到了这份财产的所有权后他们的理想才变为现实。

亚瑟·李是20世纪早期保守党的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帮助劳埃德·乔治组阁政府并受到极大的尊敬。与劳埃德·乔治在工作上的紧密合作使他见证了劳埃德·乔治在工作上的巨大压力,结果就促使亚瑟·李萌生了将此居所赠送给首相们作为一方安静的可供他们放松和恢复体力的居所的想法。当战争带给劳埃德·乔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时,亚瑟·李和他的妻子决定马上实施他们的计划。这是一个伟大无私的举动,因为他们夫妇已经对首相乡间别墅全情投入并乐意在那里度过余生。在财产被法律确认前,一份议会的议案必须获得通过,这需要时间。但是,亚瑟·李清楚地告诉劳埃德·乔治说他可以立刻使用这所房子,在那里他可以经常与战事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议。

房子直到1921年才彻底完工,尽管按照议案亚瑟·李一家有权在有生之年住在那里,他们还是决定立刻搬出去。在举行了由大陆高官出席的盛大的送别宴后他们安静地搬离了。

接下来的时间,首相和他们的夫人很快就意识到首相乡间别墅的价值。那是一个避风港,他们所有的需要都由一批办事高效的内务人员包揽,而且完全免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是由服务业退休的志愿者组成)。许多首相们开始喜欢这个地方并且在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感到忧伤,这并不奇怪。^①他们必须受“首相乡间别墅托管”的限制,这是亚瑟·李为了防止有大的变动而拟定的协议。他们只被允许在房间里留一扇记忆之窗和在草地上植一棵树(丘吉尔是唯一一位被允许植了一排山毛榉的首相,那里后来被称为“胜利大道”)。

从1917年开始,首相乡间别墅已经成为许多重大事件的舞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被温斯顿·丘吉尔广泛利用,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堡垒。它被带刺的钢丝网包围,有沙包、防空炮,顶层活动室也成了警哨所。但是,在有皎洁月光的晚上它又成了明显的攻击目标,因此丘吉尔将会搬往另

^① 令人惊奇的是,劳埃德·乔治却是个例外。在李面前,他对此地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私下里,他却对自己的秘书(第二任妻子)说,他在首相乡间别墅感到不自在。他的妻子同样不喜欢那里。

一处 在牛津区迪奇雷公园的乡村别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相乡间别墅继续成为首相夫人们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它随时欢迎她们从唐宁街的内部责任与嘈杂中解脱出来。但那里并不总是万籁俱寂，有时候那里会迎来一些来访的国家元首，因此经常会有一些不和谐之音。当克林顿总统来访时，哪怕只有一天的时间，他也会带着过百的侍从，包括医生、护士、厨师以及各方面的政治谋士以及一大群安全防护人员。除了包揽一切的外交礼仪和妥善安排外，来访者还能领略彻头彻尾的英式娱乐。他们将会被带领去参观别墅及其主要古迹（包括牢房，可怜的玛丽·格雷女士和她的小妹妹——只当了 10 天的王妃简，因犯不合适婚姻罪而被伊丽莎白一世囚禁在这里）。他们还会被引领去花园里散步或者在草坪上种一棵小树，接下来他们可以去当地的酒吧喝点温的啤酒，在晚上他们则可以观赏巡回剧团的表演。

亚瑟·李离开前他在给首相乡间别墅来访者的书中写道：“这所和平与古代记忆的别墅是作为 1914—1918 年战争的献礼赠给国家的礼物，永久用做首相们休息和复原之地。”

亚瑟·李的义举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功。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从凯瑟琳·沃波尔到安妮·诺斯/1
- 第二章 从厄休拉·阿丁顿到玛丽·格雷/9
- 第三章 卡罗琳·拉姆/17
- 第四章 朱莉娅·皮尔——弗朗西丝·罗素——凯瑟琳·阿伯丁和哈里特·阿伯丁/31
- 第五章 埃米莉·帕默斯顿/35
- 第六章 玛丽·安妮·迪斯雷利/43
- 第七章 凯瑟琳·格拉德斯通/57
- 第八章 乔治亚娜·索尔兹伯里——汉纳·罗斯伯里——莎拉·坎贝尔·班纳曼/77
- 第九章 马戈特·阿斯奎斯/83
- 第十章 玛格丽特·劳埃德·乔治/105
- 第十一章 露西·鲍德温/123
- 第十二章 安妮·博纳·劳——玛格丽特·麦克唐纳——安妮·张伯伦/131
- 第十三章 克莱门坦·丘吉尔/135
- 第十四章 多萝西·麦克米兰/161
- 第十五章 从维奥莱特·艾德礼到奥德利·卡拉汉/177
- 第十六章 丹尼斯·撒切尔/189
- 第十七章 诺马·梅杰/197
- 第十八章 凯列·布莱尔/203
- 参考书目/209

第一章 从凯瑟琳·沃波尔到安妮·诺斯

她是一位卖弄风情、矫揉造作、心灵空虚的女子，贪慕虚荣，任性而为却不计较是非曲直和名誉清白。

——玛丽·沃特丽·蒙塔古夫人谈凯瑟琳·沃波尔

亲近受宠之士，疏远时运不佳之人，但不要相信任何人。

——玛丽·布特给她丈夫的建议

凯瑟琳·沃波尔 (Catherine Walpole)

尽管罗伯特·沃波尔被普遍认为是第一任英国首相，他却不能被冠以“首相”头衔，因为这一头衔直到一个世纪后才为官方使用。他的职位当时叫做 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直译应该是“第一财政大臣”。但要承认的是，他是第一位完全由自身支持者组成的政府的行政首脑，执掌着先前由君主操行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罢免官员。

除此之外，他还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掌权 20 多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令人惊讶：在一个贵族时代，他却并非贵族；他也不是什么卓越的演说家和富有灵气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不顾强硬的，有时是刻薄的反对派而把持政权如此之久，是因为他在金融界拥有毫无畏惧的领袖风范、杰出的工作才能以及对人性的敏锐洞察力，当然还要加上议会大规模的腐败行径。^①

罗伯特是诺福克郡一位土地主的三儿子。正常情况下，他可能投身于商业或某项专门职业，还可能进入教堂。但是，随着两个哥哥的故去，他的父亲将其改为财产的继承者，还为他物色了一位合适的妻子。罗伯特毫不迟疑，欣然接受父亲的选择：挑选一位贵族出身的女子，这就是肯特郡一位富裕的木材商的女儿，前伦敦市市长的孙女。

除了带来的丰厚的嫁妆，凯瑟琳·肖特在其他方面都是一个不幸的选

^① 详见关于亨里埃塔·纽卡斯尔一节。

择。她对政治少有兴趣，对乡村生活厌恶至极，尤其讨厌诺福克郡。她倾心于时尚世界，诸如服饰、珠宝、闲谈和纸牌游戏才更吸引她。为尽所愿，她极尽奢华，沃波尔为这样的婚姻生活负债累累。有一段时间，沃波尔也和她这位面容姣好的妻子追随时髦的生活方式，可不久后就对此厌倦不堪。他从来不是个注重礼数的角色，直到他的晚年生活，他身上仍散发着质朴的气息，置身于上流社会的场所之外。这样6年后，他们的婚姻事实上已经支离破碎，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各行其是：罗伯特沉迷于诺福克郡种植、狩猎和狂欢作乐的乡绅生活，而凯瑟琳则沉浸在伦敦和巴斯更为虚幻的欢乐之中。其间，两人都为彼此提供了广阔的离婚空间，可双方对此始终避而不谈，甚至连合法分居都没有触及。他们继续时不时地相互探望，将这段婚姻粉饰得依旧美满，而分开后却对彼此的生活置若罔闻。

在持续了30年的婚姻中，罗伯特至少有两个私生子，其中一个为玛利亚·斯克雷特所生，这是他定期会见的情妇，凯瑟琳死后随即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其间，凯瑟琳的生活也是放荡不羁，谣传她的情人中包括韦尔斯王子（未来的乔治二世）。1717年，也就是在她上一次生育11年以后，她又产下一子，他被理所应当地看做罗伯特的儿子。霍勒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贺瑞斯，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名杰出才俊和作家，但在外貌、性格等几乎所有方面，霍勒斯与罗伯特毫无相像之处。人们普遍推测他是赫维卡尔勋爵的儿子：两人在很多方面极为相似，特别是优雅的文学风格和犀利尖刻的语言。从玛莉·沃特丽·蒙塔古夫人^①这位重要的人物提供的凯瑟琳为数众多的信件中的一封可以得到明证。尽管罗伯特与霍勒斯毫不相关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但他仍将其视为己出。

凯瑟琳在社交生活上并非一事无成，但她往往备受冷遇。玛莉夫人这样斥责道：“她是一个卖弄风情、矫揉造作、心灵空虚的女子，贪慕虚荣，任性而为却不计较是非曲直和名誉清白。”诚然，在她身上很容易找到瑕疵，但公平地讲，应该顾及她经历的那段艰难生活：嫁给一个与自己毫无共同语言的人，6年中为其6次生育及流产，只有作为霍勒斯的母亲才算有所补偿。

凯瑟琳去世时，罗伯特与玛利亚·斯克雷特在一起已经10年了。他立即迎娶了她，但五个月后，她死于流产。此时罗伯特61岁，他再也没有婚娶。玛利亚是他一生的至爱，尽管相貌平平，但俨然是个非凡的女子。玛

^① 她是18世纪一位著名的女学者和诗人。她写了大量日记，特别爱四处传播丑闻。

莉·沃特丽·蒙塔古略显夸张地评价道：“她性情和蔼，有诸多讨人喜欢的品质。”她带给罗伯特10年的欢乐，罗伯特为其逝去伤痛欲绝。8年后，他也离开了人世。

亨里埃塔·纽卡斯尔 (Henrietta Newcastle)

1688年革命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统治，由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三世取而代之。这次革命被公认为是将议会的权力置于王权之上的标志，因此也以“光荣革命”闻名于世。然而，就议会而言，随即发生的情况与“光荣”的称谓大相径庭。英国国会下议院曾经是宪法权力和个人自由的支撑体，但整体的腐败使其沦为辉格党寡头政治奴役的工具。这一部分是通过赤裸裸的行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被认为是“假公济私”的方法，即向支持者提供舒适且待遇优厚的工作，他们可以靠此来安身立命。选举中，选票极易获得，在所谓“衰败”选区，往往只有100名拥有投票权的选民，他们一般很容易收买；收买不成就强制他们投票给当地的贵族候选人。在当时，并无秘密投票，如果投票者背离了既定方案，就会赔了工作或丢了家庭，也可能是两者皆有的惩罚。结果是英国国会下议院充盈着卑鄙的为个人牟利的禄虫。正如沃波尔严厉评论的那样：“那些人都有他们的价值。”

在与假公济私和贪污腐化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哪个人比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更能发挥卓越非凡的作用。他拥有英国11个郡的地产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并将此影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虽不是天资聪慧的非凡之士，但他将政治庇护运用得收放自如，因此把持政府高位达40余年，包括首席财政大臣之职。政府的运转离不开他的支持。

在事业的早期阶段，纽卡斯尔就意识到有必要为自己谋求一段享有声望的婚姻，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至上，爱情自可全然不顾。环顾四周，他将目标锁定在亨里埃塔·戈多尔芬（人们通常所知的哈里特）这位既不漂亮也不活泼但有着显贵出身的女子身上。她的一位祖父是第一代多尔芬伯爵，辅佐过四位君主，把持高位；另一位祖父则是玛尔巴勒公爵。有关婚事的商讨随即展开，哈里特这一边是由其祖母——令人敬畏的萨拉公爵夫人负责。双方在哈里特的嫁妆数量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起初为此闹得很僵，后来找来了范布如先生做调停人。这位建筑师曾为布莱尼姆宫和位于萨里郡克莱尔蒙特的堂皇的纽卡斯尔住宅工作过。范布如向纽卡斯尔通报说：“在众多的候选者当中，公爵夫人很乐意为她的孙女找一位品行良好且清贫的女婿。”最

后双方还是达成了妥协，因为纽卡斯尔盼望着（被证明是徒劳的）通过玛尔巴勒公爵扶摇直上，平步青云；而萨拉公爵夫人也意识到其孙女的平平相貌不是讨价的资本。

起初这桩婚姻并无爱情可言，但它却适而至。托马斯和哈里特都全身心地投入，并发现彼此共性颇多，但不包含政治方面，因为托马斯在这方面是热情的献身，而哈里特全凭短暂的兴趣使然。她不会从事竞选活动，也不会成为政治女性。在托马斯频繁出差的过程中，他日日给妻子写信，内容并非国家大事，而是细碎琐事，或者说是他所谓的闲聊杂谈，托马斯知道这会让她愉快。婚姻中最感悲伤之事莫过于他们没有孩子。哈里特有过一次流产，之后就再没能怀孕。这可能部分归结于她极不稳定的身体状况。她似乎陷入到接踵而至的冗长病痛中，最频繁的出行是去巴斯治疗以及到矿泉疗养。一直有成群结队的医生和药剂师加入到被认为会成功的治疗当中，这对她无疑弊多利少。

尽管如此，我们一定不要推想哈里特会虚度光阴，郁郁寡欢，任凭疾病腐蚀健康。她积极投入到克莱尔蒙特产业的经营和发展中，并小心翼翼地帮助她的丈夫记录账目。她似乎部分地承继了其祖父第一代戈多尔芬伯爵这位著名的财政大臣的经济头脑，同样又部分继承了祖母萨拉传奇般的吝啬和贪婪。这种头脑是亟需的，因为她丈夫的经济状况常常一塌糊涂。他本应该由于地产和选举的影响而财产丰厚，却常常入不敷出，永远处于债权人要求结算的喧闹声中。

尽管疾病重重，但在众多医生的帮助下，哈里特还是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了8年。

赫斯特·查塔姆 (Hester Chatham)

乔治三世继任后，首相（当时还叫第一财政大臣）这个职位处于频繁更替的时期，大部分时候由一些并非政府强权人物的泛泛之辈充任。威廉·皮特的继任却是个特例，这位日后的查塔姆勋爵无论供职何处，都永远是内阁的主宰力量。

威廉·皮特是一位非凡之士，但反对其身居高位的人却占多数。因为在贵族时代，他是个年轻的平民子弟，起初既非腰缠万贯也不与权贵相联，还有个四处树敌的坏习惯：绝大多数当权者对他冷眼相待，甚至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讨厌他。然而，他随即又成功地给两位君主和当权派留下深刻的印

象。整个朝野都畏惧他的反对意见，有时甚至是谨小慎微地向其寻求支持。因为纵有万千不足，皮特确有非凡的才能，而其中又以华丽的演讲技能最为突出。或许没有哪位英国政治家曾经像他这样主宰过议会，而且不仅仅局限于议会。在他权力的鼎盛时期，几乎整个国家都要看他的脸色。七年战争时期他担任战争部长，其间总会有一些和他能力相仿的行政官员或战略家提出不同意见，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皮特对这些与其意见相悖的人的影响，那是激动人心的影响。在赢得英国最成功的战争之一并建立第一个大英帝国方面，他比任何人更能胜任。

皮特在英国备受推崇，不光由于他出众的演说才能，同等重要的是他的独立自主和正直坦诚。在充盈着利欲熏心之辈和趋炎附势之流的议会中，他特立独行，谨慎对待钱财，拒绝任何形式的庇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这个国家，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在议会中没有代表。皮特挺身而出，对抗有深深的壕沟庇护的等级制度，因此被看做人民的发言人，并被冠以“伟大的平民”的绰号。

不管怎样，皮特在46岁前都没有结婚，直到他选择了赫斯特·格伦维尔做他的妻子。她是白金汉希尔两个卓有权势且雄心勃勃的家族——沃顿的格伦维尔和斯托的坦普尔的后嗣。^①赫斯特小姐时年33岁，已经认识威廉·皮特大约15年了，所以看起来可能并不是一桩特别浪漫的婚姻，但它也不仅仅是王朝联姻般简单的地位匹配。事实表明，两人相亲相爱，爱情之路平坦。他们育有5个孩子，其中一个才华横溢的威廉，即闻名于世的“小皮特”。婚姻的动力应归功于赫斯特夫人，要知道，嫁给一位天才绝非易事，而嫁给威廉则更难抉择。首先，他患有一种骇人听闻的病症，自童年开始就被这种叫“痛风”的病一直折磨。今天主要说它是伴随着足痛的病症，而在18世纪，“痛风”则被用以描述一系列病痛症状。皮特就深为这些症状所累，包括他的肠道。看起来他一直饱受冗长而无休止的疼痛的摧残，只能通过饮用各种各样的矿泉水和遵从医生想象出的不科学的治疗建议聊以慰藉。他陷入沉闷的最深渊，他的神经系统也趋向崩溃的边缘。他的头脑变得混沌，开始为狂乱且不合实际的想法所困扰。^②但不论有多少苦痛，赫斯特夫人都是他最可信赖的人，她全身心地投入她的爱，从不吝惜。她尽可能激起他的兴致，时常抚慰他，支持他。他的戏剧尤其令人厌烦，本质上皮特是

① 他的后代也成了白金汉希尔公爵。

② 尤其是他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即索要无法实现的山水风景。

一名出色的演员，和众多杰出的演员一样，从没有私人生活。如果来访者想看，赫斯特就要投入大量精力到戏剧上，包括安排丈夫的绷带和睡衣这样的细节。但是，她从未丧失这样的信念：她要照顾这个伟大的男人，爱护他、支持他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赫斯特对政治置之不理，全身心投入到她的丈夫和5个孩子身上。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调停者，尤其是在她的丈夫时常将自己关进屋子而只能和她交流的时候，她无疑做得颇为成功。1761年，威廉辞去国务秘书一职后，赫斯特凭自身头衔被授予男爵夫人。这项荣誉实属不易，着实要倍加称颂。

玛丽·布特 (Mary Bute)

当乔治三世22岁登上王位宝座时，他踌躇满志，一心要净化官场，让这个由腐败的辉格党寡头执政者掌权许久的国家脱胎换骨。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部分是受其母奥古斯塔公主的启发，部分则要得益于他的家庭教师约翰·斯图尔特·布特伯爵，一位穷困潦倒却充满野心的苏格兰贵族。多年来他一直深受时运的眷顾。在很偶然的的机会，他被引入乔治的父亲弗雷德里克·韦尔斯王子的王室家族，随即与奥古斯塔公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使然，但可以肯定的是，弗雷德里克英年早逝后，布特对奥古斯塔公主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公主还任命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位小王子在14岁时继承了王位。

布特相貌英俊，颇有学识，个性鲜明，所以没多久这位年轻王子就对他听之任之。这是一位初出茅庐、年轻懒惰的王子，既没有特殊的兴趣，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在布特的调教下，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并燃起了全面改造自己的强烈欲望。这自然是好的，但鲜有裨益的是小王子已全身心地完全依赖于布特。

乔治三世登基后便马不停蹄地任命布特为国务秘书，第二年又代替纽卡斯尔公爵做了首相。对布特来讲，1761年确实是出现奇迹的一年。从那以后，他变成了一位富翁。1736年，布特娶了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的女儿为妻，他是约克郡一位非常富有却吝啬的土地主，妻子玛丽夫人是著名的学者和旅行家。夫妻俩都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当时布特是个囊中羞涩且毫无前途的贵族，所以那一对采取了必要的私奔的方法。后来，布特的境遇及时得以改观，他们也就作了让步。1761年爱德华去世，留给他的女儿一大笔财